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孔安國曰導免苟免也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何晏曰格正也

老氏稱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方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

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鄧都甯成之屬

鄧都者楊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

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

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閼氏

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癩病也

宗人三百

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

守至則族滅閼氏首惡餘皆股栗

徐廣曰髀脚戰搖也

居歲餘郡

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

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

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

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

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

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傲詣中尉府對簿臨
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
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
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
為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鄧
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鄧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為偶
人象鄧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
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

徐廣曰寧一作甯

穰人也

徐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大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東溼薪

徐廣曰一

無此字駟案韋昭曰言急也

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

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

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

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

召寧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

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
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
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
短出從數千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

徐廣曰侯五年
孝文六年除國

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

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

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

漢書音義曰堅忤也

司馬安之文

惡

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

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獻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

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

由等矣

趙禹者潁人

徐廣曰屬扶風音台

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

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

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

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

上以為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

徐廣曰論一作編

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

徐廣曰關時未為陵

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

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鞠窮也張晏

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鞠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

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

鄧辰曰罪備具

其父見之視其文

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

父死後湯

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

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

韋昭曰為之先後及

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

以湯為無害言太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

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

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太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

曰太府公府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

史使按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

遷至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

之吏

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

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

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

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按求官

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

韋昭曰制御人

始為小吏乾

沒

徐廣曰隨世沈浮也駟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

與長安富賈田

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徐廣曰姓魚也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

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

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

史亭疑法

李奇曰亭平也

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

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

韋昭曰在板繫

揚主之明奏事

即譴湯應謝

徐廣曰應一作權

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

者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蘇林曰主坐不用諸

掾語故罪常釋聞

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駟案瓚曰謂常見原

即奏事

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

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

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

李奇曰先

見上口言之

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

湯至

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
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
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
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
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
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
功多此類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狩二年

會渾

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
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龍天
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繇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
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
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
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
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
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
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

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
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
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
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
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
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
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

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
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
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
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
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
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
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
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

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
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
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
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按趙王
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
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
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佗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

而詳不省謁居第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
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
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

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

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
園當謝湯弗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按其事湯欲
致其文丞相見知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

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
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大中大夫用

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

漢書音義

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

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

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誣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按湯左田信等

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

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

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
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
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
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
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
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
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
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

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
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
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
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

盜

徐廣曰剽
音扶召反

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

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

姁弟縱為中郎

漢書音義曰姁
音煦縱姊名也

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

少蘊藉

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

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

安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

成君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

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

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

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

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

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

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

漢書音義

曰隸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

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

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

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

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

南陽吏民重足一

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

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

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

漢書音義曰一

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桎鉗赭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勒相瞻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也

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

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

徐廣曰摯為將擊必張羽毛也

後會

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盜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閭奉以惡用矣

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

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

徐廣曰
噉音銜

至冬楊可方受告緡

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

縱以為此亂

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

事

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

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

徐廣曰屬馮翊

少時椎埋為姦

徐廣曰椎殺人而埋

之或謂發冢

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

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國梨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
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
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與
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關中楊贛成信等義
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

尹齊為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
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
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
民益凋敝尹齊木強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
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
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

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今

民出錢穀為之

河內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中

治放尹齊以為敢挈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

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

所縛

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

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

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

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

察盜賊惡少年投鋸

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

購告言姦置

伯格長

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也落皆設督長也

以牧司姦盜賊溫

舒為人調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

猾以煮

音熏

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

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

猾以下皆伏有執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

權富溫舒擊東越還

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

議有不中意者

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

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

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

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

漢書音義曰發兵代大宛

詔徵豪吏溫舒

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

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溫

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

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
梅免白政楚有殷中

徐廣曰殷一作假
人亦有姓假者也

杜少齊有徐勃

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
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

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
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

漢書音義曰沈藏
匿也命亡逃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

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
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

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徐廣曰詐

為虛文言
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廩丞官事辦稍遷
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
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
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
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
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辨然
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
坐怨成信

漢書曰成
信宣吏

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

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按邊失亡

文穎曰邊

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

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

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

寬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

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

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

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

平不循三尺法

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

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

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

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

大府舉之廷尉

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

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

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

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

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

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

後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

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泰始

三年卒

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

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

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鄧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

廣徐

曰一本無此四字

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減

徐廣曰一作成河

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鵩水衡閭奉抃擊
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

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

曰飲器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
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月氏遁逃而

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
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
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

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俱出隴西經

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
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
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
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

所開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

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導驛抵康居

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

王

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

既臣大夏而居之地肥饒少寇

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留歲餘還竝南山欲

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曰元朔三年左

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

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
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
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
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傍大國五
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
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
血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
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

交生駒汗血因
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

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

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寘

徐廣曰漢記曰拘彌國去于寘

三百里

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

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

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

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

徐廣曰不土著

隨畜與匈

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

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

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
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
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
舩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
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
漢書晉義曰
橫行為書記 其西則
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

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

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

應昭曰眩相詐惑

安息長老

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

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

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

曰藍氏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徐廣曰身或作訛又

作訛 說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

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審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

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

又無寇天子既聞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

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

九譯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天子欣然以審言為然乃

令審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竝出出驪出冉出徙

徐廣曰屬

漢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笮

服虔曰皆夷名漢使

見閉於夷也

南方閉僜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

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

滇越

徐廣曰一作絕

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

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

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噉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愈銜之史記亦作噉字

狼往乳之

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于漢而故渾邪地空

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

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竊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太祿強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太祿兄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太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

太祿殺岑娶子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
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
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
安息身毒于寘杆朶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
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
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
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

晉灼曰
其國人於是西北

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

蘇林曰鑿開空道也騫開通西域道

其後使

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

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

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

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

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

亦及

出其用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

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

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

云神馬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

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

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

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

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

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

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

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

相接至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大夏

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

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

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

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

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

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

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

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
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
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
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
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
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

度漢兵遠

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

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

徐廣曰即車師

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

等尤甚

徐廣曰恢一作怪

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

者爭偏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

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

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

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

徐廣曰元封三年

王恢

徐廣曰為中郎將

數使為

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

為浩侯

徐廣曰捕得車師王
元封四年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

矣

韋昭曰玉門
關在龍勒界

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

都翁主

漢書曰江
都王建女

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

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

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

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

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

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

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扞采蘇
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
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

瓚曰漢使采取
將持來至漢

天子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
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
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轂抵出奇戲諸怪
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
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轂

抵奇戲歲增變甚盛並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
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誑以禮羈縻而
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
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
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
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烏宛
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
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

菑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
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

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

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

知鑄錢器

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

器得漢黃白金甌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

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徙行之微者也進熟美

語如成熟者也

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

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

出其北有胡

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罵詈

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

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蜀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

徐廣曰
恢先受

封一年坐使酒
泉矯制國除

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

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

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
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
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
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
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
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
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王門曰軍有敢
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

萬餘於匈奴

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

公卿及議

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

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

易苦漢使矣

晉灼曰易輕也

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

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

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

橐他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

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

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

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

空者令城中渴乏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

屠以衛酒泉

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

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

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

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

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

城貳師兵欲行政郁成恐留行而令宛並生詐乃先至
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
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
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
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
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
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
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

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
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
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
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
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
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
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

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
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
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
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
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
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
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
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

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

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

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

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

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

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

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
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
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日蟬封為宛王而
遣其子入質于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
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
而燉煌置徐廣曰一
本無置字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
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
酒字當
為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脩頭有田卒數百人因
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四至
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_臣吳錫齡

膳錄監生_臣丁緯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
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
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
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
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
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
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
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

徐廣曰在廣川

夷吾極枯百里飯牛

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
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
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故伯
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利
其徒誦義無窮由比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
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
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

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
誠使鄉曲之俠子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
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

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

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駟案韓子云趙

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

孟嘗春申

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
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
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

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
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
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
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
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
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常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

徐廣曰音
雌駟案漢

書音義
曰小牛

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李布將軍之阨

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
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
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

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己矣天下騷
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
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
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
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
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
復出焉

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潁川有郟
郟縣南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

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

徐廣曰音子妙反盡

酒也

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

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
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
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

徐廣曰遣使去

罪其姊子

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並附焉解出入
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
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
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
過吏弗求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

卒更也貪者欲得額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額之月二千
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
從尉律卒踐更一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
月休十一月也

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
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
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
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
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
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

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

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
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

置其母家室夏陽

徐廣曰
屬馮翊

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

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
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
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
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
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

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
殺之當大逆無道逐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
衆教而無足數者

徐廣曰
教倨也

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

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仲太原鹵公孺

徐廣曰雁
門有鹵城

也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巡有退讓君

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

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使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

徐廣曰人以二狀為貌者則色有衰落矣唯用

榮名為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

於戲惜哉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閼孺此

兩人非有才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

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鵲貝帶

漢書音義曰鷄鵲鳥名以毛羽飾冠

以貝飾帶傳脂粉化閤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孝文時中

寵臣士人則鄧通患者則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

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

能鄧通蜀郡南安人也

徐廣曰後屬捷為

以濯船為黃頭郎

徐廣

曰著黃帽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推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旋於船頭因以名其郎

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

天顧見其衣袈

徐廣曰一無此字

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

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
其姓名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
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
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
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
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
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喑吮之文帝不
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
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喑癰喑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
常為帝喑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
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

韋昭曰景
帝姊也

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

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孝景

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媽宦者則李延年

媽者弓高侯孽孫也

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

今上為膠東王

時媽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媽媽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媽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媽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

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媼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

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媼太后由此嗾媼

徐廣

曰嗾讀與衛同漢書作衛字

媼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

皇太后怒使使賜媼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媼遂死而案

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

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

徐廣曰主獵犬

也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

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

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其女弟亦幸

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卧起甚貴幸

埒如韓嫣也

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

久之寢與中

人亂

徐廣曰一云坐弟李與中人亂

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

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

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

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
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

徐廣曰
篝籠也

汗邪滿車

司馬彪曰汗
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溢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

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

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

矣若親有嚴客髡恭鞫臆徐廣曰恭收衣袂也袂袷也鞫臂捍也音滿鞫曲也

臆音其紀反又與臆同謂小跪也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

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覲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

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眊不禁

徐廣曰眊吐
醜反直視貌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

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

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徐廣曰
一本云

留髡坐
起送客

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

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

之而衷以諷詠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

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楸豫章為題湊

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

皆內向故
曰題湊

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

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未有
韓趙魏三國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

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
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
為槨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
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
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
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

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

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

談說之容貯也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

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

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錙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
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
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
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
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
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
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徐廣曰在固始四百戶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

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陞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
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
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
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糲飧養乳母
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
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

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
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
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秦
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
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
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
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
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武帝時齊人

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飲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污數賜繅帛檐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

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其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萬廬之下金馬門者宮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為海內
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
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

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席安於覆孟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蓄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

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
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
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
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
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
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
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

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齋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

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

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

封為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

方士侍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

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為東海都尉

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

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

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侍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

為二千石佩青緇

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

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

世

徐廣曰東郭先生也

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

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

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

為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

武庫教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

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為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

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 昔者齊王使淳于
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
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于水上不忍鵠之渴出
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
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
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
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
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

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宮下待詔官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
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

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
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
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
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
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
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
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
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
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小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
為治新繒綺縠衣間居齋戒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
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

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
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
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
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異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
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
衣繪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
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
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
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罄折嚮河立待良久長
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姬三老不來還奈

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
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
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
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
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
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
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
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

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
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
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
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
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
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
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

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

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
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
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
徒抵卬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
利仁畏罪者強仁技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
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
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
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
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
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

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涓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
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
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
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
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
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興
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間坐弟
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

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

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
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
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
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
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
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
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
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

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
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
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人為
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
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
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
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

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
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
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
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
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
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
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

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鵠臬之與鳳皇翔乎蘭芷兮窮棄
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
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
分策定卦旋式正慕徐廣曰式音拭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
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
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
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
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

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享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

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
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
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
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立公責卜者言
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
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
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

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

徐廣曰一作險

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

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
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駢驥不能
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
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
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
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
失芒乎無色悵然喋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

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

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

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

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

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精而要之王逸云精精

米所以享神

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

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

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

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

徐廣曰曾一作莊

未有以異也久之

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

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
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
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
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
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大夫也陳
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
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
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

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
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舍苟生活之道因而成
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
郎時與太卜侍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
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
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厯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
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
五行為主取於五行者也

史記集解卷一百二十七